

南村草堂文鈔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八

新化 鄧

書武岡州志岷藩世表後

昔讀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獨以母微王卑溼貧國
長沙且然况武岡哉明太祖定天下之三年擇名都大城
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若秦若晉若燕齊及慶肅
谷代遼寧皆西北境也以爲環邊重鎮非親藩不足以資
夾輔而委寄過重卒成靖難之師自是以後矯枉鑿覆法
綱綦密矣岷莊王始封岷州繼以雲南新附鎮撫需人乃
改雲南建文時以讒廢棄永樂初復王又以沈湎奪冊尋
復之削其護衛仁宗卽位乃徙武岡蓋屢獲戾而厯全焉

故徙之邊遠之地非有擇於斯土也然不再世而孽萌肺
腑禍結獠蠻驕淫之積夫豈微哉乃復保世滋大宗派蕃
昌雖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澤遞殺祿秩無加以區區之武
岡供仍世無厭之雄藩蘊利生孽有由然矣卒之足寒傷
心變生肘腋一夫奮臂四境爲仇維城之寄會何有哉班
史言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可畏哉可畏哉

昔利嫌二侯平元溪盜事後

吾讀漢書循吏傳述孝宣之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尹翁歸張敞之屬皆稱其職然多任刑罰今考廣漢諸人類皆廉明通敏以習律法善鉤距發奸擄伏威制豪強擊斷奸猾爲能其要歸於安民而已廣漢爲潁川守誅大姓原褚首惡郡中震慄又教吏爲銘箒及得投書削其主名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民盡知之有急輒披籍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故其時盜賊衰止小

民得職張傲尹京兆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由是枹
鼓稀聞帝無偷盜後世苟且之政以因循姑息爲務一切
縱弛不問強宗悍族橫行鄉里巧偷豪奪弱肉強食莫敢
誰何一遇水旱災祲嘯聚羣呼馴致盜弄潢池而莫可制
前代流寇之禍其已事也嗟嗟委巷小民生受荼毒能以
力達於長吏之庭者渺矣其有奮起告誥而又坐以誣良
窮以左證衙盜帝儉因之爲奸利蚩蚩之氓有甘受盜賊
之擾不願受官吏之欺者矣又况官恃捕役爲爪牙捕視
盜藪爲金穴盜倚官捕爲護符民視官府如天帝令長之
庭隔膜萬里而猶望其爲民除害哉此法令滋章而盜賊
之所以多有也元溪在巴西百一十里有紙錢堡見前史

蓋險砦也余嘗親履其地問利姚二侯平盜事父老猶有能言之者既輯其略入楚寶宦蹟而復爲論之如此嗚呼縣小而僻生理墊隘所恃以捐循而安輯者縣官耳予實生我是所望於後之守土者

書楚寶增輯熊襄愍傳後

嗚呼有明罪事之壞至襄愍死而已極矣襄愍天挺奇才忠誠奮發以剛烈之性孤憤之心處崎嶇政變艱險危疑之地而齟齬之者不遺餘力迄今讀其奏疏書揭凜凜猶有生氣我

高宗純皇帝謂其曉暢軍事爲有明

一代之巨擘

披覽遺文慨然太息

特詔求熊氏

之後而予之以官遂使勝國孤臣含冤二百餘載一旦褫揚昭雪越沈霾而光日月仲公論而快人心仰見

高宗天地之量卓越萬古而襄愍之孤忠大節所由動異代
聖人之睿鑒者益可思已夫以襄愍之雄才偉略沈機觀變使當再起經略之時毅然委以殘疆畀以專

闕收效榮榆尙可因敗爲勝轉危爲安乃顯詆陰筭遙制
步批爭構猜猜無所不至而其才旣籠蓋一時其氣又凌
厲一世揭辯紛騰傾陷叢起坐令擁虛名而受實禍卒乃
羅織大獄禍連朝士傳首九邊毒流四海疆事旣壞國祚
隨傾日壞長城伊誰之咎讀史至此未嘗不太息痛恨於
柳魚之際也余增輯大將以襄愍與方逢時梅之煥並列
之煥風采機略爲襄愍所服而牽於文法屏之間地不得
盡其用逢時之才豈有加於襄愍而史稱其處置邊事皆
協機宜功名與崇古相亞時稱方王夫同一邊臣才地相
近而成敗禍福相反若此則以其時江陵當國逢時所處
爲獨幸耳嗚呼孰謂文忠之功可少哉

書楚寶蔡忠烈公傳後

謹案忠烈公蔡江門先生以崇禎十四年來官長沙時盜賊充斥四海鼎沸所部尤多盜藪土豪奸僧皆思乘隙竊發先生至蹤跡收捕迅疾若神盜風頓息閭閻少安又以其時與郡人士往來酬倡從容暇豫若無事者然迄獻賊逼境守土皆遁屹然以一身爲數百萬生靈保障其殉難之烈與李忠節公曠代同符洞庭衡岳閒七百年來皆兩先生忠義之氣所充塞也伏讀

高宗純皇帝躬祭

忠烈詩其孤忠大節赫然動異代

聖人之

咨嗟

而形諸詠歌爭光日月豈偶然哉先生葬城南醴陵坡後以公葬地易名理靈淩國俊諸人耐葬公墓旁國俊姓淩

湘鄉人爲司理胥隸明史誤作林趙忠毅公謂國俊爲幕
下從者九人之一書曰幕下者貴之之詞不欲以隸名之
嗚呼如國俊者豈敢以隸名之哉隸也亦何累於國俊哉

書蔡忠烈公與人書墨蹟後

右蔡忠烈公與某書墨蹟作於崇禎癸未七月二十三日
距致命之日僅一月言楚事甚詳足證史傳行狀所未備
其云北撫軍卽本傳承天巡撫王揚基南撫軍卽本傳湖
廣巡撫王聚奎卽撫軍則李乾德也案明史張鵬翼傳乾
德西充人崇禎十六年撫治鄖陽未赴改湖南卽偏沅巡
撫也故又稱治撫軍其云經兵之慘則行狀所云岳帥孔
全彬驅萬騎偕撫軍來焚殺淫掠甚於賊是也薦鄉姓蘇
毀熙姓吳若木姓許俱見公集卽行狀有友三人欲與公
存亡者其書稱吾叔而不字殆與父執之詞考公父與諸
葛澠水友善集中於諸葛士年士倫稱父執執叔或逕稱

諸葛叔不一而足其病中寄諸葛士年叔詩云時事今如此非叔安敢言干戈尋衆起名節抗孤存又云時事天何甚君才我不如證之書語悉合其爲寄諸葛士年無疑書凡七幅幅五行都六百四十四字其文序次簡潔曲盡情事書法蒼秀適逸在元章香光之間真筆寶也道光丙申春余時方篋輯公年譜續編遺集適從閩人李君行篋得見此蹟因屬寧鄉胡茂才萬本以油素雙鈎而善化令與國方君炳文亟爲上石并勒昔年所得公小像於前敬銜祠壁以垂久遠李君名崢嶸南安人之官雲南道長沙展轉紆迴萬里之遙出以相示得非精神感召中有憑之者耶異哉刻成因敬識其緣起如此是歲夏四月癸丑朔甲

子新化鄧顯鶴湘臯謹跋

附錄蔡忠烈公原書寄書多言楚事言必不能平讀叔
詩至每度書來曉大都似言無計覓尊鱸啞然失笑竟
落相逢夙語薦卿諸兄至道憲嘗爲之言今後亦但寄
詩不寄書可省嘈雜臨箋復不自止闕賊破荆襄震陵
寢郢中松柏樵木蹊矣取荆門夷陵而斷我蜀道入常
德據澧水割地而與其黨逆屬邑之傾陷者無算也獻
賊取黃州漢陽渡江踞鄂遂取嘉魚咸寧蒲圻等地將
逼岳陽而南矣星沙去賊各東西四百里賊以是爲親
藩食稅之郡共眈眈也鄂之初陷北撫軍揚帆而南徑
入瀟湘鄧撫軍尙有守岳陽之志及諸人皆勸北撫軍

往岳協守治撫軍遂卸肩而行北撫軍鼓檝從之近萬
驕卒攜之江干以小民爲雞豚供其宰割驕卒則留毒
星沙二撫軍長往不顧矣南撫軍受命五閱月方自江
右入境徘徊潭澤閒五日不能爲百里之程諸衆初猶
內畏謂撫軍至必有處此今尙未見丰采而觀其遲緩
不速羣無所憚賊始驅馬上高山矣所以望節鉞者非
爲賊也爲兵也賊尙能於殺戮之後假行仁義兵之慘
毒十倍之故無節鉞而兵愈得志民望賊來凡未經兵
之地民雖被賊尙有牛羊倉廩經兵之地則釜瓶絮衣
無一或免積勢至此聖人頓爲之不可反也星沙之民
幸未如公石等處勾賊爲亂今以驕卒驅之羣聚嶺腹

不復知其長上楚事真不可爲矣親朋不遠數千里而
來者至則買貿然去道憲之身付之極天怒濤不復知
所際也我家近事亦不可問惟其如此足少幾分牽掛
萬一玉門猶可生還真羞見吾叔母論他人矣薦卿毀
熙若木猶拳然署中未忍棄去顛沛之日交道真焉近
多傷時之詩不足呈也叔前詩未到時道憲有洪少保
詩中二句云馬革不能歸烈死虎頭今誤相書生及讀
叔詩乃同此意膚則相近神不類耳何時得相見屏去
世務懷古爲樂悠悠此生真成醉夢爲此語知厭長者
之覽顧不能強作佳話也堂上
安樂更得吾老母
無病所求止此臨此畏詞之多七月廿三日道憲再拜

書陶密庵先生墨蹟後

右陶密庵先生八十自述詩墨蹟十首先生寧鄉陶氏名汝鼐字仲調密庵其自號也明崇禎初貢大學時烈皇方復積分法特賜第一詔題名大學授五品官不拜乞留監肄業卽詩中所云六堂名姓冠周邦也先生在明季負重名詩文書法有楚陶三絕之目一時名公逸老如董元宰王覺斯陳臥子眉公杜茶邨金正希暨鍾譚輩皆爭先訂交與益陽郭些庵先生都賢尤篤旣值國變南渡後奉母避亂嶺外除新會教諭以薦擢授翰林院檢討加兵部職方郎旋棄去雉髮馮山號忍頭陀以終年八十有三著有噓古寄雲褐玉堂等集刊行久燬先生遭時多故鼎革之

際潔身去就名節凜然故國舊君之感惓惓見於詩文勝
朝遺老吾楚文獻蓋未有先於先生者矣些翁序其集有
云姑杖策以規江左流涕而受拾遺晚復以凌霜啣雪之
肝腸赴簸鳳弋鴻之羅罟西臺之髮自晞湘水之魂復返
按之今詩所云玉局除書名大幻西臺破檻事尤奇語意
同一悲痛也先生書法迺逸似香光而險逕過之湖中士
夫家往往有珍藏者此卷乃晚年得意之筆末敘云孫以
一紙乞書取滌新端研書之竟十首藏者如藏吾研也按
密庵先生有五孫最著者煊熾今孫上一字殘缺僅餘偏
旁火字未知誰屬矣余來馮西思哀輯先生詩文同些公
遺集合編并擬纂陶郭年譜爲鄉先生一存梗概頃彌芻

唐鈞自粵來攜此卷出示歡躍感喟不能自己往聞先生
八袞初度大螯歌近體三十首稿久佚此其所存之十首
也先生生於萬曆辛丑十月此作於康熙庚申冬月殆初
脫稿也會余以今年冬爲六十初度枉邦人士謀稱觴辭
之不獲而先生此卷垂一百六十年之久紆回數千里展
轉相貺若有夙契然豈非緣耶因復丐胡湘林上石湘林
爲先生邑子工書善鑒賞今年夏爲余摹刻蔡忠烈公墨
蹟茲復鈞勒此幅壽石何文字緣之深耶大瀉山人案頭
當時時有吉祥雲擁護之可敬也道光丙申冬至前二日
新化鄧顯鶴謹識於瀉西學舍

書陶密庵先生書金剛經後

密庵先生在當時有楚陶三絕之目書法其一今世士夫家所藏多其行草大字楷書絕少余所見先生楷書止三本一太乙寺碑一獄中書金剛經其一則此本也太乙碑偶寓目未及考其年月獄中本今歸寧鄉劉氏案獄事起於癸巳先生時年五十二見自訂年譜此本款識無年月末書時年七十以譜推之蓋康熙九年庚戌距獄中本又後十八年先生於國初遺老中最爲老壽余有所藏大耄歌爲八十自壽作今石刻銜城南書院麗澤堂壁與朱張倡和詩并傳皆可寶也此本爲季眉茂才所得將鉤其入石爲書其略如此鄉賢遺墨流落人間致可愛惜而先

生身際末流性耽禪悅梵修清行風節矯然真蹟所在當
有吉祥雲擁護季眉其珍藏之

書陳恪勤公讀書圖小像後

李子季眉於市肆中購得陳恪勤公讀書圖小像裝池成
軸以示余圖作橫幅山水公寬衣博帶右手執卷跌坐磐
石上豐頤廣額虬髯清疏雙眸炯炯凝視默坐神氣閒定
若有所思者然卷後題詩十一人一爲張文端公一則孫
樹峯先生公乙丑會試薦卷房師也核其年月扛公未服
官前案公初官西安令時爲康熙丙子卷中文端詩結銜
書乙亥嘉平月知爲官西安以前作公生康熙癸卯辛未
歲進士年二十八歲又六年官西安則三十四歲作此圖
時計其年甫踰壯耳而須髯如戟殊不類三十許人蓋公
英姿颯爽骨重神寒蒼勁之色見於壯年如此畫手不著

名寫真奕奕有神作樹石亦不俗殆不爲凡筆詩少佳者
最先張希良字石虹黃安人最後張佳屨字晉夫廣濟人
二人俱有詩見楚詩紀佳屨作有子身廬墓入山阿句或
疑此圖作於憂居時考公薨年尙迎養繼母曹太夫人於
清江節署太公捐館則在末成進士以前不應作圖時猶
未釋服公性至孝殆釋褐後吾邱風木之感眷眷不忘形
諸圖詠而題者遂以爲廬居時事與公質直不阿如汲長
孺剛介不撓如包希仁宏獎風流愛才如命又如歐蘇兩
文忠公秉正嫉邪屢忤上官再起再躓甚至捭拾詩語文
致幾罹不測卒賴

仁廟聖明終始曲全不次擢用

至於 龍馭

上賓攀轡莫及卒以勞隕其軀百世

後觀公遺像考其本末跡其蹇蹇匪躬之誼與夫明良遭際之休將有歔歔涕下者矣公子七人皆顯達次樹芝少卽以書法受知

聖祖仕至少司農餘亦多官監司

守令門才不可謂不盛乃一轉瞬間凌替已甚嘉慶初朝廷勅守臣訪其後裔送部引

見將予以官縣令得

公後二人於田伍中資遣北行未至京而卒後遂無有過而問者近陶文毅公復訪得公裔某爲置墓田請諸朝將建祠湘潭予以奉祀生未及

允行而文毅謝世

吾楚前輩風徽未沫必將有踵文毅之意而行之者余生也晚自幼喜聞人談鄉邦故老巨人長德讀公詩尤惺然生尙友之心近搜輯資江耆舊沅湘耆舊二集既選公詩

三卷入集復思爲公篡一年譜以其詩按年編錄俾讀公
集者得以知人論世曾以語文毅公極爲從與人事荒廢
卒卒未遂老境蹉跎日暮途遠不知竟能成此志否季眉
英年稽古畱心文獻旣喜得此卷復屬余書後爲記其大
略如此道光十有九年己亥歲除前二日

書大石子畫冊

己酉秋寓居長沙楊性農攜一畫冊來視凡十一幅峻潔幽邈生意遠出疑非人世間所有末書壬午春月寫爲蓮坡老先生清鑒款書大石子前有題識云辛巳冬日過桃花山房訪石莊同學午飯後出手製筆墨畫冊余讀再三知詩中畫畫中詩如禪家羚羊挂角果不虛也因題宋人香茹畫四字并質蓮坡學長先生一笑也書法亦道逸有致款署蔗植釋實乘并識七字此外無收藏鑒賞款識圖記近人有疑大石爲郭天門者吾友沈栗仲湯潛庵杜村兄弟皆信之各繫以詩故確指爲郭天門作以天門晚節逃禪自號頑石又嘗稱頑禿也今按是冊幅幅俱有印

淨一大石子二禿石三四皆石莊五道存又石莊卽道存
六道存子又石頭和尚八道存九石莊十大石子十一石
莊又丙申人凡十四印篆法古樸印色鮮豔如新考天門
自號些庵披雜後始號頑石其所著有止庵湘痕兩山片
石破草際佛癩子齧音諸號與茲冊十三幅圖印名號無
一同者些翁書法瘦硬兼善繪事寫竹尤妙余嘗見之筆
意與茲冊不類且是冊作於壬午春釋奠乘題則云辛巳
冬題在畫先一年已覺差互且壬午爲崇禎十五年其時
天門先生方巡撫江西賊騎充斥左良玉屯兵九江先生
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人爲戍語見良玉傳會江撫
馮人遂棄官入廬山尋北都陷金陵彌建相繼覆沒桂王

玄以兵部召先生始於先歲披薙爲僧其年爲丙戌先生
集中有丙戌六月初二日下髮文其明證也今跋是冊者
乃云向疑先生官巡撫遭變不卽死今覩是冊乃知其遞
荒變服已在先朝之末豈非囁語哉反復推究此冊斷非
些翁手筆卽其五十誕辰詩有得著袈裟是嫁衣之句在
丙戌後與此冊丙申人亦不合不可據以入疑年錄也余
有陶郭年譜稿未就他日檢出當再有確證竊疑此冊爲
介大師筆大師名髡殘字介邱又號白禿一號殘道者又
名石溪和尚讀畫錄畫徵錄諸書所載略同稱其工山水
輿境奇闊緬邈幽深引人入勝又云筆墨高古設色清澁
此種不見於世久矣其言如此讀此冊猶彷彿遇之介邱

武陵人既游江南歸卜居桃源仙溪上此冊幘首有過桃花山房訪石莊語尤爲一證但介邱嘗見重顧亭林先生亭林集有王徵君演具舟城西內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詩中云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蓋謂熊魚山又云復有一少者沈毅尤非常卽指介邱詩作於孫李構變之後又本朝八年矣尙稱少似與丙申人不合恐亦非介丘筆要以大石子自有其人 國初遺老多寓意煙雲尺幅間以寄其高蹈不屈之志如苦瓜和尚八大山人之類不一其稱卽冊中蓮坡蔗楂亦無從指證必欲以些翁當之固矣宋翁沿庵袖村諸君博雅好古善鑒賞非妄語者沿翁尤以畫名不欲其畱此罅隙爲後人口實也故不覺其詞費

如此兼質之性農以爲何如也

書程任齋按察黔南從軍紀略後

任齋按察解粵臬之次年余客桂林往來過從靡閒一夕爲余言黔楚用兵本末甚悉且出其前後從軍紀略二則授讀蓋按察嘗以一書生奉大府檄提一二新募士卒摧百萬犬羊於崎嶇叢箐之中而兵不挫餉不糜費或疑其有奇謀祕計非人所知而按察之言曰苗自不叛凡言苗叛者非也牧令爲親民之官苗亦民也今之長令與民甚遠階前數尺地膈膜如萬里至於苗則直視爲異類鬼物不可近平時旣縱其蹂躪一旦有故閉門嚴鑼如避猘犬吼虎否則虛警以張功草刈以邀賞而苗遂以叛聞矣當余之有事於苗也卽用苗以治苗凡門扉帷帳庖膳輿

殿前後左右侍立服役之輩無非苗者以熟苗制生苗以近苗制遠苗以順苗制逆苗因其同氣而招之擇其渠魁而殲之故能以孤軍深入千里而無敗事豈有他術哉余聞之深服其言雖若平易實千古名將制勝之道伏波之擊參狼平叔之服燒當定遠之降于闐廣德皆用此術也豈僅爲理苗善策耶當狃苗之擾也始於南籠時冊亨州同爲余邑人曾君艾首先殉難戰死余方緝其事爲死事傳按察見之以余非漠然無用世志者故尤樂與余言獨怪按察其時官甫過判耳乃赫然建不世功非藉賢大帥知人之明委任之篤朝下檄而夕掣肘雖百武庫奚能爲此子長氏所爲太息於知己之難得也

書鄧氏家譜後

鄧宗之譜始修於乾隆丙子與其事者先大父松堂贈君也再修於嘉慶癸酉主其事者叔父鉅野君也顯鶴敬受而讀之其中可疑者四不可信者三繆於理者一當補當正者二不敢不辨鄧氏必望南陽而祖高密以高密之先無顯者也今按東漢以前無論考後漢書鄧晨傳世吏二千石自其曾祖隆以下皆刺史通顯在高密前晨家南陽新野與高密遠近史無明文然尙世祖長公主其貴顯不亞高密子孫豈得無一人氏族辨及姓纂諸書鄧氏族望尤不止南陽今海內鄧氏無不望南陽而祖高密其可疑一也後高密者必曰訓隲今按元侯子十三人敬侯子五

人騰傳載鄧氏中興後屢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
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入州
牧郡守四十八人其子姓繁衍何啻千百後人以范史訓
騰有專傳而訓又和帝后之父也今江右鄧氏遂無不祖
平叔昭伯者而譜仍之其可疑二也譜載始祖曰伯萬宋
紹興中由江西泰和徙新化伯萬之孫有曰祥甫者金塘
田心之祖也有曰正甫者梓木衝之祖也而正甫以下至
余始遷梓木祖凡十世世僅一人展轉六百餘年無次丁
其可疑三也萬盈數也自通譜之風盛大抵以族大爲誇
耀余所見吾鄉陳氏李氏之譜其始祖無不以萬名而邵
陽鄧氏譜則稱祖億萬尤顯然者今譜載萬有去伯萬僅

五世耳以元孫而上同高祖之名其可疑四也今世兄弟名中同一字謂之排行考古人多單名以偏旁爲行始見漢末如劉琦劉琮應璩應瑒之類其雙名中一字爲行者晉以後義興義康之類始一再見之至明太祖以二十字賜諸王爲命名世次而此風遂熾今委巷細民無不有譜其排行皆編爲詩歌鄙俚可笑今譜載始祖伯萬以下至顯字輩凡十八世歷八百餘年之久遷移轉徙一字不亂其不可信一也舊譜載高密至自廉凡四十世此據江西安福瓜畬譜也吾邑蘇溪固有瓜畬譜今譜云不知自廉至伯萬幾代爲傳疑之詞以吉安而傳會安福其不可信二也舊譜自平山君以上生歿葬地多書未詳猶不失爲

矜慎之意新譜一一實之其不可信三也所謂繆於理者何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王者稱天以諡言不敢以已爵加親也夫已名不更况祖父乎作諡且不敢况敢名乎按譜自伯萬至通爲十世通生興祖卽玉堂府君興祖生紹宗卽平山府君自玉堂府君而下時代甚近無可疑者以排行推之通爲興行興祖爲紹行紹宗爲伏行中隔一代齟齬不合舊譜非悞也以吾興紹二祖原名中一字偶與之合不必同也故自紹宗而下至吾祖中四世皆不用行以祖父已往萬無更名之理新譜乃改興祖爲紹祖紹宗爲伏宗自紹字以次一改而用行易死者之名諱以遷就無謂之排行所謂大謬於理者此其一

也至其當補敘而更正者尤可得而言焉吾宗自平山府

君而上世姓江氏至平山府君始入繼於鄧遂爲鄧姓故

吾宗尊平山府君爲始祖明繼代也按譜法以始遷者爲

始祖則當祖玉堂府君以入繼者爲始祖則當祖平山府

君二義俱安而推本爲人後之義則尤以祖玉堂府君爲

允明鄧氏所自也至通譜作而祖伯萬中間繼代原委削

而不書切所未安謂宜仿海寧陳氏譜例陳相國元龍本姓高氏推

所後者爲始祖而別系鄧氏江氏二表於前一以重所繼

一以尊所生並行不悖吾邑張氏歐陽氏皆本於周譜亦

兩系之獨吾宗不然此其當補敘者一也譜以傳信非以

傳疑今世之通譜殆無一可信矣竊以爲仁人孝子之用

心斷自所信者始吾宗興祖以下無可疑者也通祖而上未可遽信者也譜法宜斷自興祖自興祖以下至於今爲一表自興祖而上至伯萬當別爲一表以示矜慎近見吾邑四都吳氏譜頗能見及此而表法亦不善有賢子孫出毅然持之毋爲俗說所搖豈非尊祖敬宗收族之一大快事哉此其當更正者又一也嗚呼氏族之學淆亂甚矣非有諳習今古專門名家者不能窺測萬一歐陽公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通志氏族略自謂轍今凌古目無班馬矣而二書穿鑿曲說不一而足以永叔之賢漁仲之博尙且如此他何問哉今里巷黠蒙目不識字旣安於不知而一二稍知辨別者又思攀援門蔭以自豪自南北朝以

門第相高至於唐代崔盧李鄭糾紛可鄙沿至於今譌謬
極矣雖有反本類族明物察倫之君子亟爲澄別滔滔之
勢亦不可返矣然則當今世而欲譜法不苟可信今而傳
後將何道之從亦曰慎之而已慎之惟何亦曰闕疑而已
吾宗自玉堂府君而上遷徙不常益以鼎革兵燹僅延一
綫譜牒缺如百餘年來門祚衰薄又無致身通顯有氣力
者爲之徵求文獻沿溯考訂舊譜之作先贈君時授經益
陽族人鹵莽爲之贈君一序其首而已嘗以是爲病癸酉
續修鉅野君實主其事然其時年已篤老又族冗工不中
程稍有更訂衆口嘩然少見多怪一切付之剗削氏其因
陋就簡承譌踵謬無所是正固也顯鶴自維碌碌不能稍

自樹立爲宗族光寵自遭大故偷生苦肉每念先緒單子
宗支衰落瞻望廬墓涕泗橫集不揣固陋思仿先賢譜法
作爲一書緘之篋笥以示來世而哀痛餘生百沴交集又
以傭力乞食卒卒無暇日恐遂蹉跎無所成就因略陳余
小子管見附書譜後以著其概嗚呼鄧宗之不振久矣後
之子孫有能識字而不忘數典者尙其敬視之哉

桐城姚瑩石甫云譜系之作非以誇世胄矜高門也世
俗不知此義不肖闕疑非誣則鑿吾宗爲麻溪姚氏明
代以前皆推本唐相獨先五世祖參政君於景泰陽修
譜斷自遷桐始以前闕如然後合闕疑之義至今宗譜
莫之敢異卽湘臯辨舊譜之意也識此見通人之正焉

自書補作松蔭堂圖後

先大父松堂先生授徒松園雜植松樹數十本閒以怪石
森立即松堂集中所云髯老當兄事峯孤與俗違者也歲
久頽敗僅存荒址嘉慶癸酉顯鶴兄弟築室其旁奉兩親
居焉因名曰松蔭堂示不忘祖蔭也甲戌客揚州屬嘉禾
徐鈍葺世網繪爲圖伊墨卿太守書幀廖復堂都轉作記
居陶山觀察作贊吳毅人祭酒柳宜齋太守紀以詩題詠
滿幅皆一時名宿也戊寅余赴李春湖中丞招攜來粵中
遂燬於火撫膺悼歎自咎而已已念圖中詩文皆祖澤所
係不敢聽其湮滅思綴輯之越歲己卯中丞賢叔芸甫水
部爲補作一圖時柳先生尙守吾郡乃郵書請錄舊作既

而松甫丈暨中丞各益以詩竊喜舊物之復於是益求中丞備書都轉此詔及毅人陶山兩先生詩贊於上中丞書法推重一時真覺神明頓還舊觀尤可珤也憶都轉作記時爲乙亥八且越今纔六年耳其時公子石生觀察被逮吳門公偕余往親舟次龍潭月夜促坐篷窗絮語兩家先世言行及見時瑣屑事相與感喟泣下既出家傳見示已乃爲余作松蔭堂記篇終兼述兩親無恙於貧家承歡聚順之際鄭重言之曾幾何時二親相繼棄養季父鉅野君亦旋捐館天相哀門期年之內齊斬疊纏苦出餘生喘息纔屬視作記時已如隔世而公子石生亦以瘕死都轉罷官家居遠在數千里外無因緣合併冊中諸老風流雲散

摧頽過半披圖展誦其於門祔之感終天之痛友朋生死
契闊之情不自知其悲從中來涕泗橫集者已圖成因敬
書其緣起於冊以明不肖之生雖繆盤無狀不克表揚先
德振起後嗣尙不見棄於當代有道君子又以見免喪不
死餘生凜凜皆上託先人餘蔭之所賜云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九

新化 鄧顯鶴 湘臯

謝郝蘭臯戶部書

蘭臯先生閣下前歲譚吾肩北歸辱惠書以某疊遭大喪
遠道弔賻伏地號泣北向稽顙苦出餘生匍匐墓次瞻言
京國眞隔九霄一紙之書無緣上達曠歷歲年未申哀謝
死學死學某福薄孽深在庇四十年一旦天薦禍極五情
屠割寃酷莫申家世寒微無以爲禮喪殯草草一哭塞責
萬死奚酬山川遠隔末由赴告左右豈意大君子垂憐貌
孤俯賜存恤生死銜結如何可言伏念友朋之義先赴後
弔禮士喪親命赴者春秋同盟則赴某自傷貧賤名譽不

彰德業不立夫貧賤則勢分隔不敢赴於尊無名譽則其力不能得朋友德業不立又易爲親故賢識所棄無朋友而懼爲賢者棄又義無可赴是以期年之中一門之內三喪並舉魄逝心壞卒不敢赴於左右閣下位雖未尊今之賢者也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於顯鶴亦非有久故之親也顯鶴之名行豪不足以爲閣下輕重而閣下又非有餘於財也卽援禮以赴而閣下棄之如遺誰得執友義以責閣下卽不孝亦豈敢有望於閣下者而矧其未赴也乃閣下於數千里外一聞某喪惻然動念憫其無財爲禮慮其毀瘠以滅重脫驂之誼申滅性之戒大君子憫人之喪用心之周如此其摯自非喪心病狂木石無知當如何感泣

而况稍有肺腸者哉拜惠以來三載於茲曾一書之未達
將以謂在喪不敢越禮言謝而不孝則既越禮遠出且越
禮于人矣夫惠莫大於賻喪罪莫重於忘親忘親背惠不
祥孰甚自非木石無知喪心病狂不至此顯鶴不若是之
愚且諄也去年冬病疫幾危念大喪窀穸粗舉旦夕入地
都無他慮惟閣下此書未報銜恤無極區區之忱未敢必
見諒於長者爾再成脫然舍去可云勇決斫軒老人已回
東海顯鶴缺於言別此生未必有再見期也豈勝悵惘宋
書故及補食貨刑法兩志爲史家不可廢之書爾雅疏已
成否列女傳補註爲友人奪去便中乞再惠一部閣下經
明行修又得賢閨益友以助近聞體中勝常痼恙已去殆

天相之將以大昌其所學也殘骸餘魂百疹交作學殖日
落生計益艱心灰意惰北望嗚咽不知所云不宣

諸城王金策香杜云蘭臯先生於策爲父執其人篤經
學重氣誼卽此一端足可見也文深情委婉能達所懷

上許蓮舫先生論史評書

蓮舫先生薦主閣下伏承尊諭以史評一書誣諉校訂許綴言其末哀痛餘生益以衰病筆墨久廢父師之命曠歷歲年死學死學竊以先生此書偶爾劄記皆有深心卓識史家不可廢之書也末學小子何由窺見萬一然其中尙有一二疑義願質謹獻之左右惟先生加惠焉漢室大賢賈董並稱天人治安諸策如江河並流萬古不廢後人以少傅被疏病其持論太激已屬成敗論人至謂其幸而不用不致如安石之亂宋此宋人刻覈之論且不考當日時勢之過也誼傳言賈生死後四歲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淮南爲三國景帝立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反梁

王莽之卒破七國觀古來文人深識治體於國家數百十年後安危存亡之幾燭照數算而無遺未有如賈傅者也班固亦言追觀孝文元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不第此也宣帝時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等所言奏請施行夫宣帝之才不逮太宗孝文之朝盛於本始乃百餘年後施行其策而漢遂中興使孝文求治之誠果如宋神之銳不爲讒開漢治未可量也今夫王嬙西施天下之至美也河閭婦天下之至淫也負嬙施之美而必逆料其爲河閭之行將使天下之女皆偃背出胸槃跚痠瘳而後貞耶負賈生之才而必逆料其爲荆國之行將使天下士皆又

手昨舌媿媿萎賤而後賢耶此大不可者也史評又言唐相曲江之賢勝於姚宋以謂爭易太子欲斬祿山二事關係唐室興衰使其言用不致有漁陽之變靈武之篡其見卓矣然以是爲曲江賢則可以足責姚宋則不可凡九齡之所爲皆姚宋所優爲者何以言之大臣當國事未至而先壽之上也事已至而始爭之次也當姚崇之入相也先以十事要君首曰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新唐書宋璟傳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強數窺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負不世功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龍圖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

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憤恚不食死史臣傳贊謂崇勸
天子不求邊功璟不冒賞邊將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
先見宋臣奏牘中亦引此二事爲開邊之戒故能思患預
防將順匡救中外又安弼成開元之治祿山自開元二十
二年張守珪節度幽州始聞於朝其時廣平已致仕而元
之之卒且久矣使二相尙在則其爭當更力爭之不從當
以軍法誅之必不使其得志猖獗禍延宗社如此之酷也
又按璟傳睿宗初元宗在東宮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
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
安得異議乃與崇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又元宗嘗命璟與
蘇頌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

及佳邑封璟上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
母寵子愛恐傷鳩鳩之平臣不敢別封其防微杜漸憂深
慮遠爲國本計又如此故姚宋執政不惟無廢太子之事
並不使其君萌廢太子之念姚宋去而明皇之志荒九齡
之爭爲已晚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姚宋者庶幾當之也竊謂開元
賢相姚宋而後斷推九齡當時史臣謂姚尚迪宋尚法九
齡尚直然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較力雖多課所布效遠
不及姚宋豈誠尚直之不如通與法哉亦曲江之時有不
逮耳何則姚宋之君正厲精圖治之初九齡之君已在志
滿意驕之後姚宋去而開元之政衰九齡去而天寶之亂

此後之君子綜其始終而論之未嘗不爲曲江惜蓋其時有不同未可輕爲低昂也而乃以曲江責姚宋此尤不可者也又是書旣名史評例與註釋考証異如瑟瑟珠也之類旣無當於考據又有病於義例謂宜刪落以昭畫一顯鶴聞弟子之於師也受業解惑質疑辨難凡茲三者反之於心不能無惑要之於事又在所疑敢布其區區質之由丈恕其顛愚加指示焉不宣

附錄許先生復書湘臯足下接來書並承贈序獎飾週當恐不免阿所好之譏至賈傳姚宋二事持論與僕斷斷不合足見足下好學深思雖尋常一書一柬不肖摸稜讀過求之於今蓋不多得僕喜聞已過而益不能自

嘿焉漢文爲三代後不世出之主賈傳爲三代後不世出之才觀於吳公一薦一歲而超遷至大中大夫固不可謂不遇也親耕以重農優禮以敬大臣其說固未嘗不見之施行而徙淮陽王武爲梁王以成屏藩之助則及其身而已行其言正不待生已死四年而齊與淮南之分王爲生之遺策也惜也生僅三十二而卒耳使天假之年以成漢治則生之所學因年俱進必有不止於是者而文帝之賢亦豈使生終等屈平之放廢耶故悲生者悲其年可也悲其不遇而歸過於文帝之不知不用則亦過也至其所言改正朔易服色有似乎紛更當孝文之世而上書至於痛哭長太息有似乎激皆其立

言之小疵不足以掩大醇僕前所稱引諸說似非立論之平得足下辨正足補我過已尊教刪之矣若夫姚宋爲開元賢相凡讀史者皆知之僕所評未敢有貶詞而曲江之賢寔有過之則反復考證而益信其說之不誣也來書云凡九齡所爲皆姚宋所優爲僕竊惑焉考開元二年明皇欲使薛訥擊契丹姚崇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之崇不敢言未幾訥敗論史者責元之不強諫開元十二年九齡爲相元宗欲加朔方節度使牛僊客尙書九齡不可但加寔封又不可次日復言之九齡固執如初明皇卒從李林甫之言加實封三百戶由此二事比類觀之則使元之爲相而明皇欲赦祿山其

必不能犯顏直諫而執軍法以誅之也明矣又不特贊
成東巡表賀日食鼎銘諸事爲曲江所必不爲也若宋
廣平清操大節視元之有加焉而史豔稱其不賞郝靈
佺一事以爲得思患預防之義則亦有未盡協于中者
夫宰相者刑賞與天下共之而已無與焉者也突嚙嚙
啜自武后時爲忠中國靈佺能得其首而獻之京師其
膺懋賞也宜也抑之而使其憤恚以死其何以作士氣
而待有功乎且夫兵未可廢也安邊之策未可疏也環
誠慮天子好武功則持重如王忠嗣者任之倖進如郭
虔瓘者黜之使將帥不敢開邊釁策之上也不此之圖
而徒抑靈佺之賞抑亦末矣夫法一而已有功者可不

賞則有罪者可不誅異日祿山兵起河北州縣望風瓦解武備廢弛非盡敗邊功之過也然而君子猶曲諒廣平之心者誠以大臣憂國動及於遠苟可以安社稷定國家遏禍亂於未萌雖身受其過而不辭後之君子以是爲觀過知仁焉耳非謂抑邊功一事足爲萬世法也來書又言姚宋執政不使其君萌廢太子之念以爲能格君心之非固也然亦思太子之所由廢乎太子之立也以母趙麗妃之寵其廢也以武惠妃楊回之讒自武惠妃貴寵而王皇后廢趙麗妃等皆失職獨太子二王賴諸賢維持調護得無動移曲江則當其最危時耳然其奪嫡之計已萌於皇后未廢之初壽王甫生之日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謂賴二公忠盡得無廢太子之事，則可謂並不使其君有廢太子之心。其孰從而信之？夫治至開元盛矣，論相至姚宋，可以無譏矣。僕豈故爲是刻覈之論，以自文其過而竊觀古君子之論人也？賢人之所共賢求以副其名，而必觀之心術之地。見已之所獨見，求以合乎道而不徒責之功效之間。若曲江者，綜其始終爲相不及三載，所陳十不施一，而以其身係宗社安危之重，孔子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庶幾乎無遺議焉。僕前評直書所見，原未敢自信，而足下獨能據所見以辨難之。僕喜足下之啟予而益思有以難足下也。此外疵謬足下所見及者，幸無吝指示焉。紹宗白。

與柳澗山書

澗山足下邵中近有人來驚傳尊丈之變始猶謂其不實就訊之知其語確矣無復疑矣海內耆舊凋零相繼風流盡矣豈特邵人之哀思召父執事之抱痛終天已耶遺命謹誥校訂全集自顧何人膺茲重任奉命以來朝夕皇皇惟恐有負重託上累尊丈知人之明茲已將古文制藝二種分別編輯敬製二序僭弁其首制藝存三十四首其五首稍落時調亦先丈意所欲去者可不存也古文可傳者多亦須嚴爲別擇壽序盛於有明中葉最爲文章脛習昔劉父以諛墓之文病昌黎若壽文又諛之諛者也前輩集中亦相沿存之然去取要當慎耳今總編爲八卷各以類

附家譜居後卽古人著書自序之意而以駢體及衍公穀
兩種附存卷尾前列目錄用硃圍別之今世文章狼籍爛
漫裒然金剛其杵者何限其傳與不傳及傳之久暫遠近
皆視其文之精神命脈強弱虛實之閒以爲贏縮雖曰有
數存要必先自立於不敗之地顯鶴以古文受知尊丈彌
留執手鄭重付託此必以顯鶴爲稍能道古者非出於一
時之亂命斷可知已古之道無毀譽阿順於人若不知而
強言或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二者皆得罪於古而非
尊丈所以彌留執手期許千秋之意也凡集中疑義俱以
浮簽指出製題欠安處或竟更改以求仰副尊丈名山千
古之業及執事哀痛仁孝之心制藝評語無一可存拙評

頗有精意非庸俗可比古文以不著批點爲是况無一中
肯語耶惟執事圖之執紙纍歎嗚咽何似不宣顯鶴再拜

與海山第二書

海山足下前月廿八日專使齋呈唁書及先集兩種計午節前可到朔日拜讀手書並哀訃節略猥以誌銘行狀之文見屬奉命之下惶悚無地伏念尊丈敏歷中外文章治行久爲海內所推仰以尊公之名位益以執事之孝思當求當代顯者之文上之史館垂之後世乃獨以屬之窮鄉下邑爲世不齒錄之人豈以某之言尙不戾於古而尊丈之志固無須乎顯者之言乎抑以古來布衣之士多立言不苟其傳世行遠有信於尊官貴人者乎而顯鶴非其人也然而某卒任而不辭者則以某受知尊丈之深且久而尊丈之信某固不謂其稍遜於尊官貴人且或以爲過之

已一昨牀前問疾彌留執手拳拳以千秋之業見付審定
蓋已悽然有身世之託矣昌黎云猶有鬼神實不敢負則
今日之執筆以銘先生者非顯鶴其誰哉又奚敢辭雖然
尊丈之志則然矣爲人子者孰不欲尊顯其父而世之所
謂尊顯者類多取重於尊官貴人之言脫足下猶有世俗
之見打則違其先志而求之當代顯者亦人情之常未必
遂犯大不韙而聞者亦特哀其隱而不必遽責以不孝也
而執事又不然也方且哭泣具狀銜遺命再拜走使千里
外慇懃來請亦以爲非顯鶴不足以告慰先靈昭示後嗣
者夫以尊丈之知己如此遺命諄屬如此執事之孝思誠
篤以禮來求不爲世俗之見所惑又如此而猶引避不遑

非弁鄙無文則矯情飾詐耳文非某所敢居而詐亦非某所敢出也又烏能辭奉命以來朝夕懷懷思得當以報而館中諸生日有程課兼值午節有往來拜賀之煩使人又催促不能久待草草爲之無能表揚先德慚愧無既墓誌一千三百五字非不能簡不敢簡也王荆公銘志文最簡潔有法然觀其爲曾子固祖父作亦多至千五百言李習之狀韓文公且二千言蓋文字之長短繁簡亦視其人之交道淺深厚薄以爲準不必定以少爲貴也行述節略苦少於尊丈事不及十之一文集先已齋還無能徵引又不敢虛張一語以蹈誣罔不實之咎而陷執事於不孝篇中所陳皆平日負劍時所及聞於尊丈者執事哀痛迫切荒

迷之際不及記憶耳行狀約六千餘言窮日夜爲之手腕
俱脫不及修飾此閒苦無鈔胥頗形窘絀耳其文義重複
雜選處亦所時有惟執事再酌之填諱卽求王定九侍郎
亦尊丈心交也銘志已代求李春湖中丞篆蓋拙文如以
爲可用上石時幸勿列虛銜也附呈輓聯敬當哭臨不勝
嗚咽惟孝履勉強自支不宣某再拜

復賓谷中丞論江西詩派書

賓谷先生閣下頃奉手書欣慰無似先生海內宗匠迺不
棄詩非若以某爲稍可與言者而獎飾敎正之長者之意
抑何諄篤且感且愧抑先生之意良厚大懼懵昧無知無
以上副嘉惠用敢續布忱慤惟先生加察焉某言詩頗不
喜辨唐宋之界尤不服門戶宗派之說以爲此事原無古
今惟有真氣骨真性情不隨人作計者能長存於天壤耳
然持是格以繩近人百無一二又進求之 國初諸老及
有明一代什不二三竊嘆此事之難非敢自謂有餘於此
乃心之不足於彼也及讀先生詩浩然興嘆以爲才恩格
律一洗近人纖佻穠縵踟躕粗獷之習率題一詩以當序

跋詩中語意歷數江西詩家亦就某平日服膺宗仰者言之非謂江西詩之必盡於數君子亦非謂先生詩之必盡於數家但詩派之說仍沿嚴呂之論是其辭害意之處耳實則先生詩浩博無涯縱橫變化百年論定當卓然爲我朝一大家不敢以數君子囿也然江西詩自彭澤而下亦斷推數家不特江西也有唐一代杜韓而外亦幾能方駕數家者數家之中某尤篤嗜涪翁以爲唐之杜韓宋之蘇黃如日月並麗江河並流淺者必欲區之以宗派陋矣且卽呂說所羅列二十五家亦誰能學百川之至海乃若秀水目睫之論直昌黎所云可笑不自量者耳道園之隘誠不如誠齋之廣然某甯取道園而不取誠齋則以雅俗

之分如冰炭水火之不相入誠有如先生所云者隨園之奉誠齋與竹垞之詆山谷其失均也某學識淺薄所居又界荒遠聞見卑陋今且頽然遲暮衣食奔走無所成就必矣尙何敢抗顏肆口評騭古今顧惟先生主持風雅爲當代韓蘇海內人士稍負異於衆者靡不思揣業就正思得一言以爲榮某汶汶於世姓名不出閭巷先生獨不棄葑菲若以爲能辨菽麥別芳臭者諄諄誘之使言故遂忘其愚陋敢以平日蓄疑於心者質之函丈冀恕其戇拙憐其顛蒙加指示焉前詩小有更改別紙錄呈惟鑒不宣

王香杜云策亦生平不喜門戶之說故昨贈君詩次首及之讀此益知論有同心

復程春泐先生書

春泐先生閣下四月二十有四日遞中接奉初五日自沅州發來手諭莊誦未終汗流浹背惶悚感慙不知所云敬承按部所至動履豫吉吟懷清健敬慰敬頌明訓以今世人才不古若大抵誘於利祿而歸責於師儒之教不先而以顯鶴備校官之末有教士之責望之以躬行倡化其所以勸勉期許者至厚至切顯鶴何人敢當斯語然亦有願言者謹引申其說獻之左右備採擇焉明訓云誘以祿利而責以義理是猶建曲表而求直景其誰信之聖人復起無易斯言竊以爲三代鄉舉里選之法旣不能行後世科舉取士誠不能不誘以祿利然舍此別無他術而偉人傑

士由此以進者正復不少則在父兄之教與師儒董率之得其方而已世之父兄不能皆賢賢亦不能強他人子弟從我則與教勸學惟師儒之官是賴而所謂師儒者亦惟學臣與校官二者而已學臣分尊與諸生隔絕唯恃一日之短長爲去取而法令滋章姦宄叢集其所謂一日之短長者已不足恃卽令去取皆當摹仿鈔襲陳陳相因何與身心性命其不足以得士亦明矣又學臣三年受替諸生賢否不能周知亦不能習則久任專責能以師道自任者非校官而何今制窮僻小縣必立一學山旣海濼殆無不設教官之地乃設官愈多師道卒不立者豈誠今世人不知古哉在教官之不得其人而已功令校官以積歲

貢生揆選已失古者三舍遺意舉人大挑二等始與大抵
年老衰病魁鱗無能者居半賢者既不屑爲不肖者苟且
貪戀猥屑鄙濶日與同官爭錙末生徒較執贄大府既以
不甚愛惜之閒曹置之爲糾劾所不及而博士弟子復泛
泛然若途人之相置甚且視同疣贅輒若弁髦積歲不一
見雖欲教之而無從而學校乃大不可爲可哀也已其有
一二稍知自愛之士顧名思義思有所樹立而官卑奉薄
日以妻子衣食累其心輒廢然自阻其能盡其職不負斯
官者百無一二焉故嘗以爲欲學官弟子之率教當嚴校
官之選欲嚴校官之選當重校官之權厚之以祿入待之
以不次其亦庶乎其可已至設教之法不一而小學爲先

小學之教亦不一而訓詁爲先誠如鈞諭所云由訓詁而識義理由義理而博通乎古先聖王制度名物及厯象墮次河渠水利兵刑名法民生休戚時政得失與夫天人相與休咎徵驗古今治亂循環之故洞悉詳究燦然爲體用明備之學詩文工拙其末焉者也明乎此則漢學宋學一以貫之門戶之說又可不再已顯鶴早歲失學年已遲暮自知無益於世途窮知返老就一瓊蓋有不肖之心一一則畏吏事之難自圖安逸又利其脫然事外無民社之責可免意外禍福榮辱一則家累甚重思謀薄祿以贍妻子非真能以師道自任其得盡校官之職與否顯鶴亦不敢自必殆亦無以甚異於篤老衰病選冗無能之徒也辱教

拳拳誘之使盡言故敢肆其臆說惟先生不斥其狂妄俯
加採擇感甚幸甚謹肅奉復過蒙知愛不敢自外又仰體
大度宏偉不復效銜版虛文輒上手札字畫不謹千萬務
宥蠻荒溽暑伏惟珍攝保齋以時崇護不宣五月十二日
顯鶴謹白

附錄春海先生來書湘皋仁兄同年大雅閣下讀手書
並賜和大什獎寵逾涯惶汗惶汗尊作風骨道勁魄力
沈厚愈生曩愈渾脫所謂百鍊剛化爲繞指柔也使杜
韓復生亦當把臂蘭雪負海內名然詩境不似我輩彼
爲其易者耳礪東真健者未知何日得還詩誠小道然
使無真性情真學術不足以昌之澤投君訂交詩沾沾

於詩者正以詩見先生性情學術耳澤不才幼好泛覽
苦其雜稍長知門徑又奔走衣食不得卒業近益無伏
案功然讀書之志則未嘗一日忘也竊以爲留心義理
推之事功爲有用之學而制度名物昧於所從來亦不
足以識古先聖王禮樂之深意而不知天者不足與議
庥象不知地者不足與議攻守不知小學者不足與議
訓詁訓詁且不解奚義理之有哉故凡欲通義理者必
自訓詁始世有束書不觀置訓詁不講而以義理表暴
者其病足以禍天下澤深慨焉故設教時諄諄以通訓
詁明義理爲屬而門徑之說則擇人以告彼志於博者
乃可議門徑否則徒知祿利之誘攻帖括而已誘之以

祿利而責之以義理是猶建曲表而求直影不誘以祿
利人誰應之故貢舉之法惟遴選舉優二途尙可責以
義理他考不與焉若惕之以法示之黜陟是令也非教
也故澤以爲學臣校官無一人能以教自任者宜乎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也又貢舉之弊今日尤甚法出而姦
生令行而詐起非法令不足以禦姦詐由教之不先而
祿利之誘有以致之也先生植品高粹學有本原居甯
鄉必有裨於甯鄉安得執木鐸者皆如先生則士服其
教矣傳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義理尤貴躬行躬
行乃能及物否則徒墮講學之習亡益而有害澤有見
於教與學之道而誠不足以充之謹以質之先生願先

生擇焉頤舉沅州科試月望後乃竣竣卽赴靖州益遠
得書益難憶念無極四月初五日程恩澤謹白

拙作訂交詩押防字用考工記而遺却水旁其實防
可通泐按說文防石理也泐水理也枋木理也石理
圯似當用防字若水理乃借耳防又通仿尊作押仿
字極方雅

復春海學士書

某白去臘遞中奉到手告數千里外如親色笑如聆警效
歲事敦迫僻處一隅無緣上覆但有欽感春聞賀力伯唐
邵守先後回楚復疊荷手書兼承寄全唐詩一部歡怵惶
惑不容於中且感且愧卽承祥棨久御禪吉已屆恭聞夏
閒將返新安謹視丙舍再理郵程江左望東山之起朝端
喜君實之來從此入爲阜夔出爲方召蒼生蒙福士類歸
誠文章學業衣被天下翹首江天無任欽嚮某白遠大賢
教督志意墮下自甘頽廢益以意外摧折蘊忱茹憤恐益
以語言獲罪懷欲陳詞默爾而息旣作且輟者屢矣因循
回互遂闌三時頽頓謬盤豈復可責以人理耶蒙諭諄諄

往復周至始則修薦士之牘繼則申辨誣之論至擬之濂溪之遇清獻節見大賢保全愛護終始曲成不難扶病瘳以升高起危瘳於溝瀆雜誦再三遂使頑劣不肖之躬承藉光寵頓泯瑕垢伸孤寒之氣雪冤抑之衷次骨銘心繼之以泣其爲銜結豈復可言某自維早歲蹉跎弗克自振投老竊一壘自試其身於猥瑣齷齪之地食貧處卑固易爲世所凌忽加以才行庸劣無實而竊虛名又好爲危言高論召怨取謗實基於此自隸仁宇辱蒙我公過知過愛以爲稍異常流屈於下位憫其顛踣徧語同官中丞方伯諸公又皆過聽公言曲賜矜恤不復責以官資常格此自人君子愛惜末世人才難得吾道易孤苟稍有爲善之資

卽誘而進之於道吾黨有志之士聞之皆爭自濯磨以求自立真仁人君子之用心而外論不察妄有異同卽此見某平日言行不足以服人聲望不足以厭衆儒者之學貴反求讒謗之來正可藉資修省孟氏惡我亦藥石也敢怨尤乎唯卞性狹中時復氣湧如山學道無得徒形其淺要不能不爲信讒之君子惜耳至清夜捫心硜硜自守不絜不屑之衷此則可質鬼神可誓天日不獨我公洞悉深信不致聽熒卽官楚諸君子亦皆粗悉梗概可無用某之曉曉也此閒大吏紛紛更動自餘山先生去後更無覆蔭窮疆坐守如涸轍窮鱗煦沫自濡不能自潤官奉所入至不能贍妻子蓄奴僕擬遂舍去四無依傍不得已隱忍密此

年往志衰措身理心了無所得猶復疑訪交乘憂讒畏譏
言之可涕吳中丞來屢見一面頗以文士相待蒙垂詢學
業并論及當代交章老宿某有鑒於前又初見不敢盡言
唯唯而退耦庚方伯會兩次往返斬然縷經中不能他及
鐵簫太守春閒病甚近聞已愈栗仲仍回鄱縣但累日深
耳礪東蓉裳虎癡諸君光景仍舊虎癡尙在裕方伯公館
當俟其眷屬行時方解館仲兄雲渠今歲家居課其兩子
長者已入郡學敬以附聞麗生夏初已到長沙晤時具述
在金陵晉謁仰窺道體康適精神倍常爲之喜躍伏唯以
時崇護爲國自愛遠侍久離索之感教導之思贈戀之誠
未能抒寫萬一臨穎欽企無任悵惘悚惶之至

與想通侯論年譜書

宮傳誠村先生通侯麾下猥承不棄以尊著自編年譜誣
譏校訂旬日以來寢饋於斯如讀史漢列傳與傳介子趙
充國班定遠一流人上下議論又如身在行間親覩淮陰
鉅鹿之戰兩軍從壁上觀汗流股慄震駭莫可言狀至於
家庭瑣屑身世艱難將母望兄感懷傷逝仁孝之心藹然
紙上尤令人歛轍感泣涕下縷縻而不可已若夫敘事之
雅妙則又合左國馬班爲一手有目者皆知之復何庸贊
一詞惟是三十年前卽聞賢侯大名虛懷下士尤喜人譏
彈文字嘗以不得一見爲恨今天假之緣老獲託處麾下
又承諄諄下採若以某爲稍能辨菽麥者而誘之使言深

懼奔陋無以塞盛意謹就管見所及略陳一二惟執事察
馬年譜之作與史事相表裏言之不可不詳而擇之不可
不慎惟詳與慎乃可信今傳後尊譜年經月緯條系事件
亦既詳且盡矣而其中竊有疑而未安者三一日世系古
人作書必有自敘以明得姓受氏之由蓋自子長孟堅而
下皆然而年譜尤其著者案譜楊氏出漢太尉伯起公後
至唐懿宗時再思公生由淮南丞遷辰州長史結營飛山
與李克用同受昭宗衣帶詔徵兵衆奉爲誠州刺史稱令
公今考令公爲楊業之稱宋史楊業本傳業并州太原人
在邊防二十年契丹憚之六子皆貴顯官供奉殿直延昭
尤驍勇善戰昭子文廣爲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英宗曰

文蔚名將後且有功擢成州團練使世稱楊氏世將又宋
史南蠻傳誠徽唐谿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傾以
其族姓散掌州峒太平興國四年首領楊蘊始來內附八
年楊通寶始入貢命爲誠州刺史淳化二年其刺史楊政
巖復來貢是歲政巖卒以其子通壘繼知州事熙寧八年
有楊光寶者率其族姓二十二州峒歸附詔以光寶爲右
班殿直繼有楊昌銜者亦願罷進奉出租賦爲漢民詔補
爲右班殿直子姓十八人補授有差獨光僭不從末幾亦
降乃與其子曰儼請於其側建學舍求名士教子孫詔潭
州長史朴成爲徽誠等州教授光僭皇城使誠州刺史致
仕官爲建宅置飛山一帶道路巡檢未及拜而卒遂以贈

之錄其子六人又乾道十四年成忠郎充武岡軍都巡檢
谿峒首領楊進京備方物求貢十五年楊進禹復求入貢
皆誠徽州諸楊也時稱楊氏世勲與太原之楊判然兩族
後人因其姓同其時同其官同其所官之地又略同稗官
野乘混而一之流俗譎傳又以令公威名甚著誠州刺史
爲楊氏世職因以加之再思耳非再思必刺誠州號令公
也至云五代時民遭塗炭獨公奉唐正朔保障滇黔民賴
以安此則據家譜可以破宋史楊承磊族人以地附楚之
謬何以言之梁之稔惡極矣天下惡之唐祚雖絕當時列
鎮猶有用天祐紀年以號召其國者獨馮殷父子甘心臣
附曾謂楊氏之強再思之賢而肯以其地附不恥臣梁之

馬氏乎况楊氏入宋後承平已久江南諸國相繼入版圖

始率其族人獻土地則當日據有二十二州之地方能固

守不汲汲於附楚也明甚是則家譜之可信者

惟宋史獻土在太平

興國四年家譜作開寶八年爲不同耳

須略爲辨駁以宋史雖蕪雜要係官

書不可不辨此其宜更正者一也一日稱謂父前子名君

前臣名朋友相謂以字或以官或以爵其尊且顯者則加

公以別之又古人稱謂非三公不公自來名人文集有於

其祖父亦稱君者至後世文人之習每人必有一號其稱

某官某地亦然如總督必曰制軍巡撫必曰中丞近鄞人

金澍山祖望力辨近日稱中丞之非譜中所紀多軍前章

奏臚句之文

嚴旨

溫綸皆敬謹編入準以君前

臣名之義與史法同一切皆宜稱名又 本朝文章稱某

公某

上姓下名

施之漢人則可施之滿人則於文不順近日名

人集中於滿洲大老上書某官爵謚下書某某公

如文成阿柱公

文襄肅康

安公之類似尙可從如以爲太直則大書其官爵謚

有謚者書

其官爵

而以其名旁注於下亦可或繁文疊見有宜稱

上一字以別之者

如德侯德參贊之類

於文法猶順獨不可尊上一

字爲某公下幾字爲某某也若同輩則直稱名爲是又近

人於師門稱夫子似亦非古人家臣仕於私門則稱夫

子以官稱以爵稱非師之也夫子欲之此冉有稱季氏於

其師前之詞當時聖門中亦稱其師爲夫子者竊以爲大

聖曾仕於魯爲司寇故以其官稱之非謂稱師之必宜夫

子也執事譜中所師事者有三藩意以爲不如稱師之爲

當如稱松筠公爲神儒類又古稱伯叔父爲諸父其疏遠

者爲族父如詩云速我諸父書云王曰伯父叔父是也漢

疏廣傳臣父子出國門馮援兒子上書亦云臣父子此等

稱謂漢世猶爲近古若伯仲叔季次第之稱施之兄弟則

可施之諸父則不可執事既叔事忠武則宜稱族父稱時

齋叔簡文也重言之不得不爾初見譜中正宜以叔父稱

之耳堂叔稱從祖父或疑其太古則稱從叔父亦可若堂

叔則俗稱也不可入文他若文生文孝廉如塾學生員廩

人之類及州縣建立在後者如松桃廳秀山縣之類皆宜從本稱此其

當更正者二也一日開文詩刺讎浪易戒游詞昌黎大儒

好爲滑稽無實之語習之作書詆之退之雖護前亦不能拒也然世傳昌黎好諧亦不過毛穎傳送窮文之類偶爾游戲未嘗施之於平淮西碑也執事年譜所紀皆軍國大政煌煌

廟謨神算所蒞師武臣勝負得失所關邊庭

萬里腹裏內地沙漠窮黎閭閻赤子疾苦性命所繫懸之

國門上之史館一字不易千金難購宜何如鄭重竊以篇

中一切談諧誕語

如初次出關與熊遊擊王守備語奏凱入關與忠武內堂家宴語之類皆

可從節不宜留之爲後人口實如謂一時情事不能遽割

則執事著述等身何惜別編一卷存之如左傳之有國語

文人之有外集不猶愈乎此其當更正者三也至於文案

俚言俗字當一一改正執事幼讀有用書肆志經史及古

襍家言爲文浩瀚無涯溪已復棄去弱冠從戎選壯專闔
身歷行閒五十年大小數百戰爲國家削平禍亂中復提
一旅走萬里立功塞外羣已潰之殘蛋歸之 天子身
畫凌煙功銘鐘鼎復何暇與文人較量字句况某學殖荒
濳識見迂淺又何能窺測殊勳偉績於萬一然詩不云乎
詢于芻蕘如以爲可採卽以某是書附存譜末聊當跋語
則執事之功大心小不遺一善與某之庸陋無狀得上交
於執事不避盡言之嫌皆有本末可告天下後世又不僅
如昌黎所云得附三王之末有餘榮焉者矣